

貴州省立教育廳審定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 抗敵

周達時題

抗敵第九十五期合刊  
民國三十一年十二月一日出版

## 高等教育之原理

王裕凱

此文係王教授於三十年十月八日在國立重慶師範學校演講，曾蒙  
校中大夏兩報，編者以其係討論高等教育之學者，對於當前高等教育所關  
生一般之問題，論列無遺，極切時弊，特轉載於此。——盛年。

高等教育，是近世一國社會進步的起點，起點既無正式組織的形式，入學也無有什  
的限制。自正式組織辦起以後，其入學標準才日漸提高，演變到現在，須中  
始能升入。

據統計，我國萬人中，始有八學生一人，今天在座的均係新入大學的學生，  
天之驕子，諸君如受過教育，對於高等教育之原理，應有明白的認識。惟現在不圖  
，對於高等教育的沿革及問題，願先作一個簡單的敘述。

### 一、高等教育之沿革

我國古時之高等教育，在周以前以上序，周以後則入學，周之末，私入學之  
，從者頗衆。自漢以後，學制統一，教育也少復雜，漢武帝以大學以養天下之士，又立  
士研究學術，後士莽篡政，大學亦遭摧殘學校，滅亡了。漢中興以後，始再補遺  
後合漢校向道國風的治亂而興亡，南北朝時，宋設四大學於京師，即儒學，文學，史學  
是，此為中國古代大學分科之始，至隋代與科舉，學校均存空名，唐私入學者雖不  
漸興，難以維持。唐之學校制度，則以完備，京師有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律學，書學，  
算學，六學。國子學及太學為最高學府，四門學，律學，書學，算學，則為專門學校，  
有弘文館及崇文館為貴族學校，設文館以考試進士者亦學之所，京師學府係研究五經的，文  
時立翰林院，編修文學館之例，有禮部一統史官學士的地方。宋時亦有四門學，太學，  
學，武學，算學，醫學，律學，我學等校，惟重考試而輕學校，元代除國子監外，更有醫學，  
陰陽學，天文學，專門學，則在日提備科舉，惜其備備，明亦設國子監，後設成武學以提備  
事，元之諸專門學科也存留。清代主要為高等教育，仍補國子監，功高才難通治事二門，  
修經館有經一經就舉，曾而考者，於歷代之典禮，賦詩，律令，律法，水利，天文，刑獄，



算法之類，或專治一事，或兼治數事，前者為純粹研究性質，後者則為專門應用性質。惟因考試制度，日見發達，情求，更有物資指官之舉，於是學術之研究成為少數學者的專事了。

我國新式高等教育機關，始於初治初年（一八六二）創立同文館，其目的在養成翻譯人才。十九世紀末，北洋大學及南洋大學相繼成立，為南北高等教育之中心，不久京師大學開辦，初設預備館及師範館，外更有仕學館及譯學館，即今日的北京大學前身。各省亦設高等學堂，為大學之預備。到現在，全國專科以上學校，計國立者三十七所，省立者二十所，私立者四十六所，三項共一百〇三所，高等教育日形發達。

二、高等教育之問題

最近討論高等教育問題的人很多，據邊理斯氏分析，可分為五類：(一)數量問題，(二)通專問題，(三)自由與統制的問題，(四)程度與人才的問題，(五)應用科學與純粹科學的問題。今天我個人也願就這些問題略為發表意見，以備大家參考。

(一)數量問題：高等教育，重要不重，實，一味粗製濫造，固然要不得，然只注重質的提高，忽略量的發展，也未免矯枉過正。因為這在各方面說來，都是不經濟的，何況我國正處於抗戰建國大時代，需要大批人才應用哩。所以我對於「與其匆匆忙忙造成十個平行的及不行的，不如延長時間造就一個復行的」說法，不敢苟同。現在各方面急需人才，各級短期訓練班設立之多，可以佐證，高等教育若忽略了現實，小而

言之，就是關起門來辦教育，大而算之，就是國家教育政策與建設政策脫節。故我主張質量並重，要提質量也要注重量。

(二)通專問題：高等教育的目的在培養通才呢？抑造成專家呢？答案亦各有不同。有的認為大學應培養通才的基調，有的認為是造就專家內涵。於此通才，皆此種學習專門學科者（即專家）說：「他們各受門德，自為環環：如此以往，在彼以為專門地處，而在此，則實增一不通之愚人」。同樣，專家論者則謂：「今日之大學必以造就專才之所，且應專職之後，然後以之為中心向各方面發展接觸，以取得各方之常識，進可以為通人，退可以為專才」。實則二者亦各有所偏，一個

的完人。

(三)自由與統制的問題：我國自「五四」運動以來，即圍繞自由問題，提倡迄今，只是自由之響而不見其形。我個人認為教育責任的人應該承認。於是又有人主張統制教育。一切要定於一，其他皆目為邪說。這種人又未免抹殺實踐，阻礙學術發展。最好還是二者並行不悖，自由有其範圍，統制固然是統制，統制不其地，在有限度之下許其自由。如歐戰以後，以三民主義為最高指導原則，當然不能不遵三民主義，但只不違反三民主義，允許有新研究自由，就解決自由與統制的問題。

抗敵第九十五期目錄

高等教育之原理	王裕凱
大時代的青年	傅啟學
戰後財政論	胡聲基
關於理論鬥爭	力 貢
具實質德漫談	冉塵勛
政黨與領袖	徐樹常
抗敵與勞軍	張文敏
船上	張文敏



# 大時代的青年

傅啓學

現在中國的青年，便是將來中國的工人；所以現在青年努力的程度，可以決定中國的命運。

大學是造就領袖人才的機關，大學生便是所來的領袖人物；我們是大學生，又處在抗戰建國的大時代，我們應如何準備，才能負起大時代的責任呢？

第一：養成讀書的習慣。孔子說：「好學近乎智。」  
先生說：「革命的先鋒要讀書，讀書的學問，所謂好學，就是養成讀書的習慣，才能造成高深的學問。」

第二：要養成健全的精神。先生說：「精神是基礎，精神不健全是美一，這非將歐美人的精神，介紹到中國來。」「精神不健全是美一，這非將歐美人的精神，介紹到中國來。」「精神不健全是美一，這非將歐美人的精神，介紹到中國來。」

第三：要養成誠和的態度。先生說：「一小心天下去得一；誠意則應及，且客亦誠事，這已成了中國人的常識。古語說：「一誠則靈，誠氣平一，誠意的人，大都沒有學問的，我們對人對物，一定要養成誠和的態度。誠意的習慣，健全的精神，誠和的態度，是一切健全的人必須的條件。」

再加以人工的培養，當不能適應大時代的  
再從智力著：大學生的智識應該一統，  
如果智力低下早已在小學中淘汰。所以大學生  
智識應在中學畢業後不再深求而求。所以大學生  
天賦聰明，當盡其能力以千萬人服務。所以大學生  
造詣，故能大學生之能力，不若其子而  
建設，發揮一個大學生之能力，不若其子而  
的活力。

再從體質著：國家強弱在於國民之  
實于。但中小學學生，事實上，體質之  
。所以大學生應注意其體質之  
。所以大學生應注意其體質之  
。所以大學生應注意其體質之

再從精神著：大學生的精神，應在  
。所以大學生應注意其精神之  
。所以大學生應注意其精神之  
。所以大學生應注意其精神之

再從誠和著：大學生的誠和，應在  
。所以大學生應注意其誠和之  
。所以大學生應注意其誠和之  
。所以大學生應注意其誠和之







這世界是自然界的。一切終歸於無；然而，目前却  
 陳列着一些吃人的蠱毒，我們的原意不是正有着  
 虎豹噬人的威脅嗎？退一步，他們可以直搗我們  
 的巢穴，剝奪我們的生命！

國際野不家，瘋狂的醉漢，在不能直接以殺  
 人的利器，殺死你的時候，牠們可以收五光十色  
 的政治法術縛住你的精神，使你從後無顧中投  
 降過去，所以發生和歐洲的馬克主義，在俄國  
 變為斯大林主義，在中國却再變而為毛澤東  
 主義的新民主主義，而納粹及日寇的法西斯主義  
 精神，却波羅石鐵錘和漢奸走狗們，榮得比「  
 和穆的太陽天容照」還幸福些。人類世界要具備  
 有求生求榮的道理，那末，那窮困窮別人生命，強迫  
 別人跳火坑的把戲都是不能與此定律並立的。再  
 「國內，新的花樣也層出不窮的，「土地革命  
 「抗日的線」不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代替  
 了它，「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得不到同情，「真  
 正的三民主義」「革命的三民主義」該能博到全  
 身一致擁護呢？不擁護麼？誰敢違背三民主義！  
 光榮堂皇，真是「忠實於馬克主義的」真是激  
 底的革命者呵！

### 三、三民主義者的任務

雙線加以區別。混雜的空氣，絕對完全掃除。

國際的境遇既如此，這，單說黨的理論家是應  
 付不開的，必須一切派的忠實同志，即一切三民  
 主義者都拿出力量來，共同研究主義，磨鍊抗敵  
 的鋒，準備東來東撤，四來四殺的戰機到臨。

但一般三民主義者恐未能如黨的理論家那樣  
 修養有素，鬥爭的經驗必付缺如，鬥爭的場面  
 展開，鬥爭的技術是更實際應用出來的，於是每  
 個三民主義者應一面信奉主義，一面必須充分了  
 解所信奉的主義，黨的目的在推翻現有局面，  
 奪取政權，我們的目的在維護現有局面，並使此  
 局面永久保存，繼續發展，用政權推進着全國各  
 部門的機輪，不思轉動，遇阻撓前進的礁石，是  
 要一槓槓碎的。如拾此之圖，黨的組成無意義，  
 黨的組織更無道理，我們應該把敵黨的策劃視為  
 打擊黨在革命進程中所露出的迷惘朝氣的陰謀，  
 照樣予他無情的打擊，因之三民主義者不能不有  
 下列的修整了。

#### 第一、凡三民主義者必須具體研究三民主義

目的。一方面對於執行放款的抵押品，要作精  
 當的限制；另一方面對於於人民中的持票人的方  
 面作相當的宣傳。而其可以收效的程度，大部分  
 在乎一般人民的公民程度，與金融業一般的知識  
 程度。

關於勝後的財政，應設法及的，倘有公債的  
 整理，租稅的整理，公營事業的整理，補助金融  
 的整理，工商業的整理等等，此處為篇幅所限  
 不能一一說了。

的三民主義與自己的主義。有何不同，無意中受  
 到解脫和欺騙，也是作可能的，同時，不能徹底  
 明白自己信仰的東西，假與反自己主義的對方對  
 抗，是舌戰不過，或筆戰亦敵的，至於維護主義  
 的效力，官揚主義的精神，說明主義的歸歸，沒  
 有研究過他，一點力也不易達到。但，如何研究  
 三民主義呢？其實說，三民主義是一門博大精深  
 的學問，隨便做幾天功夫是得不到真效果，我們  
 只能就三民主義的具體精神及時代性去研究分析，  
 得的三民主義者，猶不算是少數，他們對主義太  
 守不諳，對黨國愛若父母，只因主義理論修養太  
 差，有時也辨別不了各派三民主義，似是而非

者——三民主義者不一定要懂得三民主義的，  
 談研究三民主義則是談不上，可是儘管如此，信



# 貝當質德漫談

冉隆勛

約翰根在歐洲內幕上引了這兩句話：

「不從個人方面觀察，你對看不到法國。這便註定了法國歷史的命運，他意志的機障，便自他的融解在法國西部的原野上。六十五年的共和政體，而內閣有九十八屆，平均壽命八個月，這幾個數字正好說明自由法蘭西的為何不自由。」

我們回溯法國戰敗的歷史，她崩潰的迅速，會使我們驚駭萬分的。去年六月十二日，巴黎危殆，法蘭西捨不得這顆的花花世界被毀，於是和平的沒有一顆槍響，也沒有流一滴血，一九四〇年的六月十四日又重演了昔年的柏林之圍。六月十五日只當組閣。十七日只當議和，二十一日德法代表在實比果森林簽署停戰協定，歷歷二十五年的德國在同一地方演了前恥，一千餘年自由的所負有光輝歷史的法國，就這般崩潰。八十五歲的老將貝當，俯首貼耳的跪在德意志人民的脚前，假若巴黎是中國的南京，是蘇聯的莫斯科。我想今日依舊是自由的法蘭西。

德意志統制法國有這一個規定：假設某一個地方有一個德國人喪命，便得有五十個法國人抵償，而這五十個却是這地方的有名人士。奴才對於主子自然是奴顏卑膝，忍氣吞聲。奴才對於主子是必然的手段，殺得太多時，便苦了奴才與新主子間的奴才。結果奴才們的卑躬屈膝，奴才們的性命便得到了倖免。所

以主子對。于奴才總先來一套假說。後來一套安撫，鳥成成並用。刀光劍影，笑裏藏刀，于是地位而矣中國歷史上種種的例子也是屢見不鮮的。

「六月丁酉王孫呼延曼克宜武門，入南宮，升大樞密院樞密使，兵民死傷三萬餘人，宋欽宗時金人在汴梁大掠。」

「時金人根括津豫，絡繹道途，上遣使歸云：朕居留至此依命銀數是方可想：：：：凡八日得金三十萬八千兩，銀六百萬兩，衣服一百萬，（宋史記事本末）滿清入關為了看看這批被征服的滿人是否屈服，便拿了雞來試驗民心，下了一道緊要的命令：「若規避惜愛，巧辭爭辯決不寬貸：：：：欲勝已定地方人民，仍有阻礙，不隨本朝制度者殺無赦。」（東華錄順治元年）這便演出了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殘劇了。」

被征服者的血跡未乾。新主子的和善面孔便擺了出來。後幾時，「朕承天子民，愛理萬國欲令百姓，家給人足，則予禮。」新主子（奴才）過着奴才的日子。顏氏家訓裏說：

「齊朝有一士大夫，嘗謂其妻：我有一兒，年以十七如曉曉。教其耕車，則其耕，精欲通解，以此伏侍公卿，無不寵愛，亦要事也。」

宋欽宗時與金人媾和的歷史，便與今日法蘭西同：

「時勤王兵不彀，城中兵可用者，僅侍衛三萬，然亦十失五六，金人攻城愈急。」

「我軍之所以敗，北軍實由兵革器械約軍太少之故。」

有宋一代就這般慘痛下去，法蘭西也就這般倒下。而宋欽宗赴金營求和，與貝當的自願賣德以請罪更甚古今通賦的。而主子對於奴才的手段，却更甚中外一體。假若，新主子願意取去貝當八十五歲的首級，奴才們是不呼一呼的。也正等子今天日本要殺掉汪胡一幫，然而德意志人懂得主子與奴才的區別，是少不了一個中間階級的奴才們，因此貝當歸罪于德，而不致喪命的理由可知，他便可以從德國還條律上逃出來。依舊法國元首（溥儀，汪精衛的假權，也是這道理產生）這一套章法並用，剛柔交加的手段，正是中外一體，古今不分，日本人懂得，德意志人也懂得。

翻開貝當歷史，我們便知他當日做奴才的理由，一九三五年，他代表法國去參加波蘭舉蘇斯其將軍的葬禮，在華沙的路上，他在柏林逗留了一下：回來在維也納與戈林及許多將領會面。從此他信德法之間沒有甚麼爭執的存在。一從後南斯拉夫亞歷山大人的葬禮中他又會了納粹的

# 政黨與領袖

徐樹常

政黨在現代的政治現象中，已經佔有了一個重要的地位。不管是民主國家或極權國家，凡必有政黨存在著，這些國家的政策，國運，以至經濟文化……無不與其政黨，發生密切的關係。

自專制政治衰落，民主政治興起以後，就必然地要有政黨的產生。因為一方面，民主政治既不開國會，在議會中，意見相同的人，自然要設法控制議會，使他們的意見影響他人，不相同的人，則反對其意見，使議會發生了政黨。另一方面，革命家與志士，原非少數人所能勝任，勢必合志同道合的志士，加以嚴密的組織，然後才具有力量，推動其革命事業，也便發生了政黨。

如中國國民黨產生于推翻滿清的革命運動之際，美國則產生于制定憲法之時，英美的工黨政黨，則始于一六八八年的光榮革命時，歐戰之後，政黨則于法國大革命之後產生。即其如此。

一個政黨，不管他其革命目的如何，其目的的成功，必須要有相當多的黨員（或選民）參加，並選出革命行動的領袖，要有嚴密的組織，來使力量發揮，並由一定的組織和程序，使黨的行動的最高標準。然而最重要的，是必有一個領袖。

政黨必備有一個領袖，正如國家必備有一個行政元首。但領袖的地位比行政元首更為重要。因為有的行政元首只是對外代表國家，對內為社會的模範，並不負責實際的政治責任。而政黨的領袖，則是實際的政治負責者。政黨的命運，繫之于他的一身。他能使一個政黨成功，也能使政黨一敗塗地。甚至於因領袖一人的力量，說可以產生一個政黨。C. E. 說：「歐洲不少的民主國家，實難制其有政黨，只能制其有領袖一人的信長。」

中國國民黨在孫總理領導新革命的時候，實成的不過是很少的幾個人。而當時一面是滿清政府「奉天友邦不給家奴」的政策，對於革命不消說是極端的高壓。另一面是民智的發達，總理與陳少白等被人呼為「四大寇」。備受種種的迫害，以至國內不能存身，逃亡海外，幾被倫敦的中國使館所殺。在這種極端高壓的時局中，孫總理能領導革命成功，實得力於其領袖的支持，辛亥革命的勝利，實得力於其領袖的支持。

中國國民黨在孫總理領導新革命的時候，實成的不過是很少的幾個人。而當時一面是滿清政府「奉天友邦不給家奴」的政策，對於革命不消說是極端的高壓。另一面是民智的發達，總理與陳少白等被人呼為「四大寇」。備受種種的迫害，以至國內不能存身，逃亡海外，幾被倫敦的中國使館所殺。在這種極端高壓的時局中，孫總理能領導革命成功，實得力於其領袖的支持，辛亥革命的勝利，實得力於其領袖的支持。

孫總理逝世之時，中國北方尚有北洋軍閥的盤據，國民黨內部又有共產黨份子的加入，困難欲試，時思乘機奪取政權。幸而當時中國國民黨得到孫總理遺囑的領導，才能繼續革命的事業，誓將北伐，將北洋軍閥打倒；清黨運動亦順利地完成。（七七）事變以來，更領導全國一致的抗戰，使中國脫離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中國之能有

今日實由于總做的正確的領導之賜。辛亥革命的成功，北伐的勝利，清黨的完成，以及現在抗戰的必然獲得勝利，都是中國國民黨的成功，三民主義的成功。這些成功，也由于黨的領導者的政策的正確。所以我們也可說這是孫總理及蔣總統的成功！

德國的國社黨，當一九二〇年，他們在魏瑪爾開會時，僅有幾個領袖。在一九三三年以前，也不過有十二個黨員，到了一九三三年國社黨的開會，就增加到一百零七位。一九三二，希特勒要求國會改選，改選的結果，國社黨佔了二二九席，成為國內的第一大黨。希特勒上台後，又解散了凡爾賽條約，恢復了德國的地位。雖然現在希特勒變成了一個身兼總統的侵略者，但就國社

黨在魏瑪爾開會時，僅有幾個領袖。在一九三三年以前，也不過有十二個黨員，到了一九三三年國社黨的開會，就增加到一百零七位。一九三二，希特勒要求國會改選，改選的結果，國社黨佔了二二九席，成為國內的第一大黨。希特勒上台後，又解散了凡爾賽條約，恢復了德國的地位。雖然現在希特勒變成了一個身兼總統的侵略者，但就國社

黨在魏瑪爾開會時，僅有幾個領袖。在一九三三年以前，也不過有十二個黨員，到了一九三三年國社黨的開會，就增加到一百零七位。一九三二，希特勒要求國會改選，改選的結果，國社黨佔了二二九席，成為國內的第一大黨。希特勒上台後，又解散了凡爾賽條約，恢復了德國的地位。雖然現在希特勒變成了一個身兼總統的侵略者，但就國社

黨在魏瑪爾開會時，僅有幾個領袖。在一九三三年以前，也不過有十二個黨員，到了一九三三年國社黨的開會，就增加到一百零七位。一九三二，希特勒要求國會改選，改選的結果，國社黨佔了二二九席，成為國內的第一大黨。希特勒上台後，又解散了凡爾賽條約，恢復了德國的地位。雖然現在希特勒變成了一個身兼總統的侵略者，但就國社

黨在魏瑪爾開會時，僅有幾個領袖。在一九三三年以前，也不過有十二個黨員，到了一九三三年國社黨的開會，就增加到一百零七位。一九三二，希特勒要求國會改選，改選的結果，國社黨佔了二二九席，成為國內的第一大黨。希特勒上台後，又解散了凡爾賽條約，恢復了德國的地位。雖然現在希特勒變成了一個身兼總統的侵略者，但就國社

黨在魏瑪爾開會時，僅有幾個領袖。在一九三三年以前，也不過有十二個黨員，到了一九三三年國社黨的開會，就增加到一百零七位。一九三二，希特勒要求國會改選，改選的結果，國社黨佔了二二九席，成為國內的第一大黨。希特勒上台後，又解散了凡爾賽條約，恢復了德國的地位。雖然現在希特勒變成了一個身兼總統的侵略者，但就國社

黨在魏瑪爾開會時，僅有幾個領袖。在一九三三年以前，也不過有十二個黨員，到了一九三三年國社黨的開會，就增加到一百零七位。一九三二，希特勒要求國會改選，改選的結果，國社黨佔了二二九席，成為國內的第一大黨。希特勒上台後，又解散了凡爾賽條約，恢復了德國的地位。雖然現在希特勒變成了一個身兼總統的侵略者，但就國社

黨在魏瑪爾開會時，僅有幾個領袖。在一九三三年以前，也不過有十二個黨員，到了一九三三年國社黨的開會，就增加到一百零七位。一九三二，希特勒要求國會改選，改選的結果，國社黨佔了二二九席，成為國內的第一大黨。希特勒上台後，又解散了凡爾賽條約，恢復了德國的地位。雖然現在希特勒變成了一個身兼總統的侵略者，但就國社

黨在魏瑪爾開會時，僅有幾個領袖。在一九三三年以前，也不過有十二個黨員，到了一九三三年國社黨的開會，就增加到一百零七位。一九三二，希特勒要求國會改選，改選的結果，國社黨佔了二二九席，成為國內的第一大黨。希特勒上台後，又解散了凡爾賽條約，恢復了德國的地位。雖然現在希特勒變成了一個身兼總統的侵略者，但就國社





# 船上

張文敏

由蘇州到思南，有兩路可去：其一是水路，其二是旱路，旱路有六十里，皆山道，而匪風尤重；水路則船行，只須三點鐘即達。

蘇州六月十八日，我到蘇州時，和期船期剛錯過一天，尚好第二天早詣家橋的碼頭，如果不再放去機會，還可以搭船下去，但是一向趕那裏的場的，僅有兩隻，而且是由江口開去，次晨，我一早便由蘇州起身，一道的還有德甫和朝端，天際降着紛紛的朝雨，田坎是濘泥滑，走路動作難，在十餘里路中，跌了五六次解斗。大約八點鐘到江口，不巧，前一隻船已早開了，後面這一隻亦到了江心，我們急向船夫招手，要他加我們上去，可岸看那上面已沒有容納我們的餘地了，只得另外包了一隻小船，船夫是一個紅鼻子老頭，被稱為「四爺」的，水上的生活，多麼令人興奮呀！當我們離着李太白的「千里江陵一日還」的名句時，是如何的神速啊！一往直前的大江，張牙噴沫的作獅子奮迅，時而濺出

雷聲般的巨聲，時而濺出男女怡悅的低，河中柳樹的倒影，岸上奔奔的殘草，一呼一吸之間，景象百出，沒有同樣的山和水，也沒有持久不變的天和雲，像電影中的片子一樣，一幕幕的消失，又一幕幕出現。拜倫「過這橋子」一人路偉大，然而自然其偉大」，不經實地體驗，如何知道橋以味的深長呢！

離江口不遠，我們的船便進入了一個山峽，江水甚黃，沉的，兩岸是一步橋天下見人的高，從江的濁浪中蹣跚起來，像是兩堵高牆，山上的松竹成林，羣鳥亂飛，老樹枯枝，占滿了峽頂，有時半山還有山洞和神龕，山洞外面，尚保存着舊時代避亂的遺痕，神龕中碧紗窗，香烟早已斷絕了，只剩了一層綠苔，終日黃昏的埋怨着大江中來去的船隻，在兩岸的甬道中，我們的船喘息着前進。這時正當江中水漲的時期，江水比尋常高了三丈多，一到家橋，「四爺」即將船靠岸，我們上場去計算其他的機噐，忽

然由後面來了一個好船以朋友，他把我招呼到他們的家裏，並弄杯茶款待我們，同時他也替我們找好了，在這樣欲走不得，欲住不能的境況上，對於他，這一個救星，我們將要怎樣的感謝呢

大約四點鐘了，匆匆的和船道別，一隻直徑三丈的蓬船載我們離開了岸上。船是一首的船，而兩岸起是向後退，正在不遠一點，水手若我叫進了船中，囑咐我不要高聲，我看船門是個個臉上的肌肉抽搐，緊張起來，我知道必有不尋常的事伴出現了，但我不敢詢問他們的，因為我看到他們惶恐的神情，似乎已到了千鈞一髮的時候，汗珠一顆顆的在他們額角上冒出，船底傳來了巨大的聲音，後和石岩撞擊一掃，立刻船身也搖搖起來全船的人們已不認得那船才說句笑了，他們每一個都緊閉着嘴，正咬着牙子的也拿着那根吃錢一半，睜着眼睛的望着，八個孩子盡量的往前跑，雖然這時我的心裏也同樣的恐懼，可是我的好奇心却勝過了怕，我向船外一望，才發覺我們的船正向着一個極大的漩渦而去，那漩渦有五丈寬，有兩丈多深，我回抽了一口氣，然而竟在一霎之間，不知怎樣我們的船卻在那漩渦的邊緣停住了，於是一個個的水手才

換山來休息，他們告訴我這里叫做橫江關。是這  
一條江山最危險之處，自此以下，山峽險窄，沿  
沿激湍的水勢，一經阻遏，即不能自由發洩，因  
而在壁上，有如數十萬部汽車在往來馳騁，江水  
不得不倒退回來，於是形成下高上低，而在水的  
中央却因此擠出一條天然的船道，行船便要順着  
船道進行，否則，即不初倒退，便有礙在岩石上  
之虞，到這種地步，任你怎麼樣的雄威，也只有  
付託給小小一隻船去主宰了！

暮色漸漸由四山散進了船前，山峽開闊之處  
，思南全城是入了眼簾，河岸邊密密的點着數十  
隻漁船，每一家屋頂上的炊烟，慢慢的在消失了  
，一羣小孩，赤條條的在淺灘上滾水，大人們也  
在岸邊乘涼，這時，我們們船已經在江心大橋  
橋下過了。

三天之後，我們又坐在一隻較大的船上，  
這隻船是運到文家店去的，我也因此要到本縣，  
和他們有兩天的同路，路雖是由去路回溯到江口  
，然後分路入大江，可是下水和上水的情形便有  
了大大的分別了，下水是船載着危險，而上水則  
是行船困難，古人老早就說過：「逆水行舟，不  
進便退」，如果嘗試過上水船的可以曉得其中  
的滋味了，我們知道下水船最得力的工具是在船

頭和船尾的大欄杆子，上水則不然。七個船子  
成了無用，只在船尾繫着一個大的，多麼笨拙的足  
牽着船，水手比下水時也多一倍以上，  
要上岸可以行走，他們用八個或八個推舟  
棍竹編的欄杆子，就牽着，上岸去，將水手  
一端由船頭繫到船尾，另外一個端在船上專掌牽  
繩的釋放，岸上雖說可以走，但是沒有路，不  
過因為這門幾十年或幾百年來，用木板皮可  
開溝出的一點可憐的板道而已，多麼狹窄的岩石  
，了時會將這些新穿上的木板，而派人去們的  
到板去，一雙草鞋的價值，在他們這裏是極  
的，直到這刻才漸漸的說光了，我捨不得去  
掉，於是小小的石船被撥後退出，直待用指甲  
才非把它們請出來，整片的木板，隨時都須  
齊備完上面的紋路，又叫做蓋了個樣子皮，以繼  
故之外，還帶了膠白色，他們的全身只用一塊  
布圍在腰上和膝間，天空雖然熱氣迫得透起  
勁的，他們背上的皮肉變了紫黑色，程被磨得  
滿亮落了，因為細細的緣由，船面上進水遠  
是紅腫的汗水常常由他們兩頰淌下來，雖然他  
們已經累得夠了，幾乎上氣不接下氣，可是他  
們的歌聲還沒有減弱過，一個人唱，另外的幾個

便打和聲，但唱的多半是些前曲的一個，他們的  
歌曲是隨意拾來的，既不是文人學士們的傑作，  
也沒有刻到字上，一霎時間兒和聲到這是不  
能動聲的資料，不過在這種時候，似乎有了一定的形  
式的，我現在引幾句在下面：

「來了一個天精婆娘，」第一個唱，  
「唯，呀，哈！」另外幾個和，  
「拉她，輕一點，」第二個唱，  
「唯，呀，哈！」另外幾個和，  
「那一個林包谷多麼飽，」第一個唱，  
「唯，呀，哈！」另外幾個和，  
「老子們沒得吃呀，」第一個唱，  
「唯，呀，哈！」另外幾個和，  
歌聲是這樣的重，在深山和峽谷中，每一  
句，都傳了四壁發亮的響聲，在這裏又工又俗的  
歌聲裏，自然從無人看於去，這已是無  
說如此了。他們的歌聲中，似乎對這世界的人  
的人格多減了三分似的，然而如果我們先不  
承認人與人之間有甚麼身軀的差別，而在這  
的歌聲裏，就透露着這一般人整個生活的實況，  
他們拉着那巨大的東西，由今天到明天，再由今  
年到明年，這看去似乎似乎一潭死水，但是船  
的進退是在變化的，永遠有變化的就是他們  
頭上的歌聲，每一條粗笨的木船了！

「來了一個天精婆娘，」第一個唱，  
「唯，呀，哈！」另外幾個和，  
「拉她，輕一點，」第二個唱，  
「唯，呀，哈！」另外幾個和，  
「那一個林包谷多麼飽，」第一個唱，  
「唯，呀，哈！」另外幾個和，  
「老子們沒得吃呀，」第一個唱，  
「唯，呀，哈！」另外幾個和，  
歌聲是這樣的重，在深山和峽谷中，每一  
句，都傳了四壁發亮的響聲，在這裏又工又俗的  
歌聲裏，自然從無人看於去，這已是無  
說如此了。他們的歌聲中，似乎對這世界的人  
的人格多減了三分似的，然而如果我們先不  
承認人與人之間有甚麼身軀的差別，而在這  
的歌聲裏，就透露着這一般人整個生活的實況，  
他們拉着那巨大的東西，由今天到明天，再由今  
年到明年，這看去似乎似乎一潭死水，但是船  
的進退是在變化的，永遠有變化的就是他們  
頭上的歌聲，每一條粗笨的木船了！

「來了一個天精婆娘，」第一個唱，  
「唯，呀，哈！」另外幾個和，  
「拉她，輕一點，」第二個唱，  
「唯，呀，哈！」另外幾個和，  
「那一個林包谷多麼飽，」第一個唱，  
「唯，呀，哈！」另外幾個和，  
「老子們沒得吃呀，」第一個唱，  
「唯，呀，哈！」另外幾個和，  
歌聲是這樣的重，在深山和峽谷中，每一  
句，都傳了四壁發亮的響聲，在這裏又工又俗的  
歌聲裏，自然從無人看於去，這已是無  
說如此了。他們的歌聲中，似乎對這世界的人  
的人格多減了三分似的，然而如果我們先不  
承認人與人之間有甚麼身軀的差別，而在這  
的歌聲裏，就透露着這一般人整個生活的實況，  
他們拉着那巨大的東西，由今天到明天，再由今  
年到明年，這看去似乎似乎一潭死水，但是船  
的進退是在變化的，永遠有變化的就是他們  
頭上的歌聲，每一條粗笨的木船了！

「來了一個天精婆娘，」第一個唱，  
「唯，呀，哈！」另外幾個和，  
「拉她，輕一點，」第二個唱，  
「唯，呀，哈！」另外幾個和，  
「那一個林包谷多麼飽，」第一個唱，  
「唯，呀，哈！」另外幾個和，  
「老子們沒得吃呀，」第一個唱，  
「唯，呀，哈！」另外幾個和，  
歌聲是這樣的重，在深山和峽谷中，每一  
句，都傳了四壁發亮的響聲，在這裏又工又俗的  
歌聲裏，自然從無人看於去，這已是無  
說如此了。他們的歌聲中，似乎對這世界的人  
的人格多減了三分似的，然而如果我們先不  
承認人與人之間有甚麼身軀的差別，而在這  
的歌聲裏，就透露着這一般人整個生活的實況，  
他們拉着那巨大的東西，由今天到明天，再由今  
年到明年，這看去似乎似乎一潭死水，但是船  
的進退是在變化的，永遠有變化的就是他們  
頭上的歌聲，每一條粗笨的木船了！

